

● 孟令政

爱的阴影



序

成 刚

令政要我为他的短篇集子写一篇序，我不能谢却，因为我们订交于1966年我被发落到白城的时候，真正的情深谊长；还因为他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工厂的厂长；治厂之余坚持写作，令我由衷钦佩。

我知道，令政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读了很多书，做了很长时间创作准备。1980年即我离开白城的第二年，我曾给令政写过一封长信，忆起了当年我们一起组织文学晚会的情景；现在，当令政的小说集要出版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些美好的夜晚，眼前浮现出令政他们那由于内心激动而熠熠生辉的青春面庞。我想，就让我把这封谈令政所在的那个小城的文学晚会的通信拿来充作这本书的序言吧，它至少会向读者提供一个例证，就是：本书作者在写作的通路上曾经做过怎样的努力。

1989年8月15日

关于“文学晚会”的通信

令政：

你在来信中说，你们那个“草原上的小城”里的十几个文学青年，仍在坚持每周六晚上的集会活动。这是我能料想得到的。因为你们最初发起这项活动的时候，不是凭着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由于有人向你们发出了这样的号召；而是在经过多年的极为困难的独自摸索之后，你们几乎是人人都感觉到了，这种孤立的（自然是在学习写作方面）、无人可与来往、可与交谈的、近乎自我封闭的状态，是很可怕的。这样，在可能找到的文学伙伴中定期进行集会，就成了你们的共同要求。可以说，你们的这项活动完全是自发地搞起来的。

不过，尽管我知道你们组织这个集会的缘起，预料到了你们的活动会坚持下来，看到你报道的消息，我还是感到十分高兴。我忍不住要就你们的集会（其实可以称之为“文学晚会”）说说我的感想。

很久很久以前，我在读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的时候，

对其中的一段精辟议论曾产生深刻的印象。歌德的这番话是这样引起的：

年轻的爱克曼（德国作家、曾充当歌德的助手多年）对在法国巴黎《环球》杂志上评论歌德作品的约翰·雅克·昂贝尔非常钦佩，认为这个人既然能写出那样出色的文章，使被评论的文学巨匠歌德也“连连称赞”，就“非是一个中年人不可”。可是，当昂贝尔来到德国魏玛访问歌德时，爱克曼看到的却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这使爱克曼大为惊诧了！这样，歌德就说了如下的话：

“您一向住在荒原地带，自然很不容易达到这一步，即便是我们这些住在德国中部的人，也得尝尽千辛万苦才能获得我们这点智慧。因为归根到底我们大家过的都是一种互相孤立、可怜鄙陋的生活！我们从真正的人民当中得到的文化甚少，而我们所有的才智之士都散布于德国各地。一个蹲在维也纳，一个蹲在柏林，另外一个蹲在刻尼希堡，还有一个蹲在波恩或是杜塞尔多夫，彼此相隔五十里到一百里不等（德国一里相当于7.42公里——引者注），以至于个人来往接触，私人思想交流变成了稀罕的事情。只有在亚历山大·封·洪堡特（德国博物学家）这样的人从这里路过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种来往接触和思想交流是怎么回事，他们在一天里面使我在我所探寻的、我所需要了解的方面取得的进展比我平素好几年独因摸索取得的进展要大得多。”

“可是现在请您设想一下巴黎这样的一座城市，一个大国最杰出的人材全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在每天的交往、斗争和竞赛里，互相切磋，彼此提高，世界上自然和艺术的各

个领域里的精华都在那里成天供人公开观赏；请您设想一下这样一座世界大城：在那儿的每一个街头巷尾全都发生过一段历史！您不要把它设想成一个愚昧混沌时代的巴黎，而要设想成十八世纪的巴黎。一百多年来经过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努力，已经有那么多聪明智慧传播在巴黎城里，简直在世界上找不到可以和它匹敌的地方；这样一想，您就会明白，象昂贝尔这样好的人才，在这样充满着聪明智慧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二十四岁的年纪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接下去，歌德又举了法国诗人贝朗瑞的例子：

“……他是贫寒人家的子弟，穷裁缝的儿子，后来当了一名可怜的印刷学徒工，然后又在一个什么办事处里当了职员，薪水微薄。他从来没有上过什么正规的学校，从没上过大学，可是他的歌谣优美无比、聪明绝伦，有纯熟的教养，最精致的嘲讽，艺术技巧完美，语言驾驭精炼，因此他不仅受到全法国的赞赏，也受到欧洲全体有教养人士的钦佩。”

“可是请您设想一下，倘若这同一人贝朗瑞不是出生于巴黎，不是在这座世界大城里长大成人，而是耶拿或者魏玛的一个穷裁缝的儿子，您让他在这些假想的小市镇上穷酸寒伦地渡过他的生涯，那么请您问问自己，同一株树，在这样的土地和氛围里长大，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呢？”

我之所以不惮烦地把歌德的原话抄录下来，是因为他说得太好了，如果由我转述，便不能使你对原意获得完整而鲜明的印象。这段话非常有力地说明了，一个文学人材不是在随便怎样的环境里都能够成长的；他要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必须有与同行或同道接触来往、交流思想、互相切磋的

机会，不能不经常呼吸到那能够巩固和提高他的写作兴趣、激发他的创作热情和雄心的空气。（自然这是一个文学人材所需要的最起码的条件，我们也只可以谈这样的条件。象巴黎那样的适于人材生长的土壤，我们今天除了北京、上海少数几个大城市，上哪儿去找呢？）

可是现在我们那些生活在县城和一些小城镇里的文学青年（他们人数之多是过去不能比的）是怎样的情形呢？我们不能不说，这样的机会在他们是太少太少了！这样的空气在他们周围也是过于稀薄了！生活在那里的文学青年，一般说来，都不得不孤军奋战，独自摸索；虽然他们可以订阅书刊，收听广播（有的还可以收看电视）、欣赏影剧，间或也能参加文化部门组织的一些活动，但与大城市的文学青年相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过着一种“互相孤立、可怜鄙陋”的精神生活。前不久，我到一個县城去，接触了几个业余作者，几乎每个人在学习和写作上都有这样的苦恼。他们辛辛苦苦地利用数不清的零碎时间写了稿子，寄到刊物编辑部去，常常得不到具体的指导意见；读了一本书或一篇谈创作的文章，想和谁讨论和交换一下看法，也不容易找到可与倾谈的对象。他们感到自己的写作热情不是越来越高，而是越来越低；对取得成功的信心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据他们介绍，很多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开始写东西的人，现在有很多都搁笔了。

在进行这样的谈话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你们的周末文学晚会。你们原也熟悉这样的苦闷，并且未见得没有产生过对业余创作灰心和失望的情绪。你们为什么没有搁笔？

你们对于文学的热情为什么经久而不衰？是不是因为你们搞起了这样的集会，为自己的学习和业余创作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氛围和条件？或许不该把事情说得这样简单。还有别的因素起了作用。但是文学晚会帮助过你们，使你们克服了一时袭来的危机感，不断加深着你们同文学的感情等等，却恐怕是事实。关于这一点，我从你们参加文学晚会的积极态度和热烈情绪中能够看得出来。记得那是一个阴冷的落着秋雨的傍晚，下了班的人们都急急忙忙往家里奔，你们却兴致勃勃地跑来参加这个文学晚会。是什么这样吸引着你们？对了，那一晚是谈一篇刚完稿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各个文学刊物发了多少，你们谈了多少？明明知道这一篇超不过人家的水平，你们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兴趣？这似乎不好理解，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这是自己的文学伙伴写的，你们要看看他这一段又有了什么长进。他以前有好模仿他人的毛病，曾受到大家严肃的批评和善意的嘲讽，不知道这一篇能不能有他自己的东西？说不定，这会成为他创作上的转机。这是我想的，不一定就是这么回事，或许你们还要解开一个谜：这家伙老婆一直身体不好，孩子又小，家务活数他重，他究竟有什么能耐写得这样多，这样勤快？本来原定进行两小时，结果大家争论起来，各不相让，后来又连带上一家刊物刚刚发表的一篇作品，就用去了双倍的时间。散会的时候，我看见你们的眼睛都闪着光彩，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分明是你们每个人都从这里带走了些什么。我真后悔，当时就应当问问清楚，你们倒是从这里带走了什么？是由于发现了与自己伙伴的明显差距而萌生的新的巨大决心？是对文学、对生

活的新的领悟？是倏然之间产生的创作灵感？还是哪个人在大家大声争论中突然喊出来的一句话，象显影剂一样，使得你脑子里模糊的意象立刻清晰起来，仿佛只要一回到家里，就会轻易地落到纸上？……我知道，这样的猜测很可能是不着边际的。但有一点我敢说：每一次举行的这样的集会，都无疑是在给你们心灵深处燃烧着的献身文学的热情之火加进了助燃剂，使它的火苗儿更高更旺了。

不用说，我把你们组织的文学晚会的情况向那些正在苦恼中的文学青年谈了。我留意到他们的眼睛一刹间都明亮起来。有一个青年叫道：“这可是个好经验！我们也要组织，保证不会比他们人数少！”另一个青年也争着说：“我们这儿几个搞写作的其实互相都知道，就是不来往。要是有人挑个头提出倡议，大家都会响应的。”他们的这种强烈反应，当时就促使我想到，真应该建议各地文化部门，在文学青年中组织这样的活动。现在各县文化馆都有创作辅导干部，只要他们愿意出面张罗一下，提供一个活动场所，文学青年们都会积极参加的。让他们有一个能够进行交流、切磋和竞赛的环境，这是怎样的一件大好事啊！如果每个县城和小城镇都搞起一个象你们那样的文学集会，那对于我们省一代文学新人的产生，肯定有巨大的帮助。

我还想到，象你们那样的文学集会，不只对你们目前学习写作有意义，在未来的日子里，它还可能成为产生重要的文学流派的园地。因为长时间地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会在成员中形成共同的或彼此接近的艺术个性和风格，拿到更广大的范围中去，就是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了。

不要笑！我知道你把我这封信传给大家时，会引起一阵笑声。我请你们不要笑，我这番话是十分认真地说得的。因为我相信你们不会中途散场，你们的热情和勤奋不是一时的，因此也就相信终将在写作上取得成就。谁能肯定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这些人不会出一本类似《梅塘之夜》那样的书？

我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周末，偏巧也刚刚落了一场雪。这使我想起前年冬天那个雪后初晴的夜晚，我参加完你们的集会，一个人走在积雪很深的路上的情景。北部边疆的严寒刺痛着我的脸，可是我的心里却还象在晚会上那样热烘烘的。那张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首都文艺界人士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人民日报》，送到你们的手里的时候正是周末。那天晚上，好象事先约定了似的，你们到得比往常都早，只须看看你们的脸色，就可以知道你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而只要想一想这些年你们在学习写作上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就会理解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激动。

“我总的感觉是解放了！”你们中有人援引电影《创业》的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那一刻的感受。“解放了！”一路上这声音一直响在我的耳畔。我拐进一条小胡同，与街上高耸的楼房相比，这里是另一个世界：低矮的土屋的世界。因为覆了雪，这些小土屋显得更矮小了。从前，这个小城里的居民，就是在这样的土屋里出生和长大的，在这样的土屋里渡过一生。这里找不到一本鲁迅的著作。偶尔有一本残篇断简的书，那是要用来卷烟抽的。人们生活跟文学根本不发生关系。如今，这些小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新建的楼房推到角落里去。而且就是这些还没有来得及扒掉的小土屋，也已经与从

前大不相同了：夏天，你从它们旁边经过，从洞开的窗子里可以看到洒满阳光的书架，听到小提琴练习曲的声音；每到月初，邮递员把各种文艺期刊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杂志，向这里投送……我又想起你们几个参加周末文学晚会的同志。你们眼下多数还住在这样的土屋里。你们是这种小土屋的最后一批住客，毫无疑问，你们也将是描述这个小城的阒寂无闻的历史和它的种种惊人变化的最早一批作者。对于这一点，我觉得你们是意识到了的。惟其如此，你们在学习写作的道路上才那样踔厉风发，自强不息，百折不回，时时互相激励。你们是大有希望的，那时，我就在这心里为你们祝福过。现在，我在远离你们的省城，要再一次为你们祝福！

你们此刻在干什么？是在讨论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吗？如果我猜得不错，那你们的心中，此刻一定充满了最美好的感情！

成 刚

1980年10月

目 录

序.....	成刚 (1)
--------	----------

附：关于“文学晚会”的通信

爱的阴影.....	(1)
噩 梦.....	(8)
金 项 链.....	(29)
目 光.....	(43)
宴会即将开始.....	(53)
晨星在暗夜亮起.....	(62)
欢 聚.....	(79)
门 神.....	(88)
热 土.....	(93)
并非为了权力.....	(103)
裂 痕.....	(120)
雨 夜.....	(138)
仁慈的陶妈妈.....	(148)
财 奴.....	(158)

乍寒还暖时节.....	(162)
故乡记事.....	(177)
菱花渡.....	(194)

爱的阴影

月亮沉了下去，白桦林隐没在黑暗里，仿佛消失了。树尖上时隐时现地闪动着无数个银色的光点，落叶簌簌有声。

辛梓踏着斑驳的树影，在黑黝黝的郊外树林里走来走去。

失恋的痛苦折磨着他，他象一只受伤的鹰，时而一头扑到树上，用手指抓破了树皮，胸中发出痛苦的叹息声；时而长时间沉默不语，眼睛直勾勾地凝视着茫茫黑夜，仿佛倾听自己内心的哀痛。

忘掉她吧。辛梓几次这样想，以割断这不成缠绵的爱情。既然她抛弃了你，又何必自讨无聊。

爱情真是个邪性玩艺儿，有时候你越是这样想，却越使你难以忘掉。

他爱她，她迷住了他的心窍，一开始，他就成了她爱情的俘虏。她的脸蛋儿、眼睛、嘴唇、脖子上的小痣、蓬松的头发，甚至走路时微微后仰的身子，包括年轻女人特有的气味儿，都曾使他激动不已。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异性相

吸？

昨天，有人告诉他，看见了冯佳和一位市委副书记的儿子从一家豪华饭店走了出来。那个市委副书记的儿子喝得醉醺醺的，紧紧地搂着冯佳的腰，毫无顾忌地在大马路上晃来晃去。

一种剧烈的嫉妒，一种爱情的火焰，焚烧着他的心。他感到了自己多么渺小、软弱、屈辱啊！他感到说不出的痛楚。

起风了，潮湿的秋风象疯子似的号叫，在深更半夜的白桦林里呼啸，树木飒飒作响，落叶被风抛起，又被卷回地面。

辛梓的衣裳被树枝刮破了，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不堪，可他全然不晓，仿佛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这漫长的秋夜里东走西奔，倾吐自己内心的苦闷。

钱！钱！钱！难道世界上就没有比金钱更贵重的？爱情？品德？……辛梓想起三天前，由于未能满足冯佳物质上的奢望，她那刻薄的绝交信，她那冷酷无情的面孔，使他猛地打了冷颤。

几天前，他和冯佳还在这个林子里徜徉。她紧贴着他，一声不响，温柔得象一只雪白的小羊羔，柔软蓬松的秀发触着他的脸，迷人的眼波撩拨得他心慌意乱，但是，他一点也不敢碰她一下，也不敢吻一吻她，生怕惹她不高兴，驱散了这甜蜜的时刻。还是冯佳主动地抱住了他，并把她滚烫的嘴唇送到了他的唇边，任他狂风暴雨般地亲吻。

辛梓第一次和一个姑娘贴得这样近，那高高耸起的富有弹性的乳房和女人特有的馨香，使他心里陡然升腾起一种异

样的感觉。他满足，睡梦里经常梦见房子，珠宝盒子，车站……

辛梓没有想到，甚至根本没有去想，几天前还偎依在他怀里，任他拥抱亲吻的姑娘，现在竟冷冷地把他踢开了。

爱情竟是这样地残酷！

尽管当今科学兴旺发达，世界还有许多之谜难以叫人琢磨，但是要琢磨透一个女人的心，无异比琢磨透一个“哥德巴赫猜想”还难。

失恋的烦躁与受辱的怨愤渐渐搅起一股强烈的冲动，辛梓在这空寂无人，阴森黑暗、大风呼号的树林里久久地徘徊。他不能让人把他冷冷地踢开，他不能让人象甩鼻涕那样把他随手甩掉，他不能让人勾走了他心爱的姑娘；失恋的痛苦使他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他要报仇！

辛梓发疯似地在长满荆棘的树林里走来走去，沉重的脚步踩得地下的枯枝嘎嘎直响。他甚至不去考虑要到哪儿去，又为什么要去。

突然，他发现在他前面十几米远的地方，影影绰绰的有一个黑影在晃动。

谁？他的心头一阵紧缩。是谁深更半夜还在这树林里？莫非……他警觉地悄悄溜过去。

原来是一对迷恋的情侣，正沉醉在狂热的亲吻中，以至对周围的一切全然没有感觉。啊，看他们爱得多么真挚，多么热烈，而自己却……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倏地转过身，伤心地离去。

显然，他的叹息声，惊扰了这对热恋的情侣。他的背后

传来了一个女人微弱的惊吓声，紧接着是一阵窸窣窸窣的响动。他感到内心一阵疚愧，慌乱地急走几步，又停住了，一种新奇与向往的潜意识又顽强地把他的目光拽了过去。

那姑娘已躲在一棵树的侧面，背着脸，看不清她的容颜，只看到她秀美的头发象黑色的流云飘过腰际，一身得体的西装套裙裹住了她那娇小玲珑的身体。男的一米八十的个头儿，身材伟岸，穿着款式流行的春秋猎装，头发烫出了个“蓬儿”，一派骑士风度。

呵，多么幸福的一对！辛梓心里默默地为这对幸福的情侣由衷地祝福。就在辛梓要离开的当口，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这个穿猎装的男士双脚正偷偷摸摸地向后移动，转眼离开了姑娘足有三米之远。

辛梓心里一沉：怎么？他害怕了？

穿猎装的男士一定以为辛梓是林中强盗，已经拉好了要跑掉的准备。

熊货！亏他长了这副身板。辛梓鄙夷地瞄了这个熊男人一眼，突然为那姑娘感到不平起来。

姑娘低着头，站在瑟瑟的秋风里。是沉浸在刚才甜蜜的亲吻中，还是期待这个男人用宽厚的胸脯和粗壮有力的臂膀把她搂得紧紧的？辛梓真想走到姑娘的身边，大喝一声：“转过脸来，姑娘，仔细看看你面前的这个人吧！”或者冲上去，揪住这个熊男人，扇他几个响亮的耳光，然后告诉他：你这样的人，不配取得一个姑娘的爱！

辛梓没有这样做，只不过是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和愤懑。他意识到，如果他再往前走一步，这个熊男人一定会丢

下这个姑娘自己跑掉。到那时，深更半夜，空空荡荡的树林，一个女人尖细的哭叫声，将使他这个失恋的人陷入不堪收拾的局面。唉！他痛苦地摇了一下头，似乎摇走了他心中的不平。可怜的姑娘哟，你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你的爱情一定是场悲剧！他蹑手蹑足地向另一个方向趑过去。

他忍不住又一次用眼角的余光也斜过去。

那个熊男人不知什么时候又把这个姑娘搂了起来。

假的，一切都是假的！辛梓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离开这里远远的。

辛梓刚走出不远，猛然听到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呼救声：

“救命啊——”

这绝望的呼救声，从树林的深处，撞击着一棵棵树木的波纹，传到辛梓的耳朵里。

辛梓吓了一跳，直觉得头发直竖，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

“救命啊——”

又是一声女人撕裂心肺的哀叫声。

辛梓听这声音有点熟，他来不及细想，象一头林中的豹子冲了过去。只见一个女人疯了似地向他这个方向跑来，后面紧紧跟着一个蒙面歹徒。

一堆树枝把她绊了个跟头。她跌倒地上。后面的蒙面歹徒象头野兽扑了过去。

怎么？会是她？辛梓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手揉了揉，透过稀稀疏疏的星光，是她！果然是她！辛梓几乎惊叫起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狂呼救命的女人竟是那个穿